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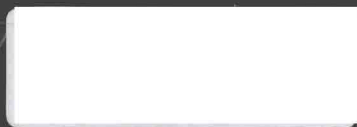


黄金的血脉

人之卷

黄金の血脉 (人の卷)

[日] 半村良 王耀振 译



黄金的血脉
人之卷



“OUGON NO KETSUMYAKU<HITO NO MAKI>” by Ryo Hanmura

Copyright ©Keiko Kiyon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4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的血脉. 人之卷 / (日) 半村良著 ; 王耀振译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ISBN 978-7-5534-6501-2

I. ①黄… II. ①半…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334号

黄金的血脉·人之卷

作 者 [日]半村良

译 者 王耀振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501-2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 录

第一章	信徒·····	001
第二章	背叛者·····	013
第三章	治水·····	037
第四章	南风·····	065
第五章	谒见·····	085
第六章	夜路·····	105
第七章	欢声·····	125
第八章	权力·····	153
第九章	讣告·····	173
第十章	奇童·····	193
第十一章	预测·····	215
第十二章	失望·····	227
第十三章	金银岛传说·····	255
第十四章	黄金之船出港·····	279

第一章 信徒

“OTOSE，怎么了？”庄助问道。

“赤丸，赤丸……。”OTOSE 泣不成声。

“赤丸怎么了？”友右卫门起初还以为是赤丸淘气把 OTOSE 给咬了呢。

这时，弓吉跑过来说道：“赤丸被一个武士给杀死了。”

“啊？被杀死了……？！”友右卫门顺着积雪已经开始融化了的道路定睛往对面看去。

“三四郎气不过，正和那个武士打着架呢。”

“这孩子……。”友右卫门急匆匆往前跑去。

虽然友右卫门也知道凭三四郎的小身板儿是不可能跟武士打斗的，但是一想到三四郎孤零零一人站在手持利刃的武士面前便不禁心急如焚起来。当友右卫门顺着小河边上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道来到树林尽头的时候，果然看到三四郎正对一名武士怒目而视。

“三四郎。”友右卫门先是呼叫了三四郎一声，然后便注意观察了一下情况。

只见那名武士已经把刀还了鞘。矢太郎则一脸尴尬地站在两个人中间。

再看三四郎把一根木棍高高抡在空中，像是要砸下来的架势。

“三四郎，住手！”友右卫门放慢脚步靠近了过来。定睛看去，只见赤丸正躺在旁边的雪地上，白皑皑的雪已经被染成了黑红色。

“对不起！是在下一时失手，请您原谅。”对面的武士倒是出乎意料地客气，一个劲儿地冲着三四郎道歉。

“到底怎么回事儿？”友右卫门问武士。此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虽然身材高大，但是却显得十分消瘦，面色倒是十分白皙。

“您是这孩子的父亲吗？”

听武士这么一说，三四郎立刻高声喊道：“是我叔父！我叔父厉害着呢！”

“三四郎，你先把那棍棒放下来！”

“不！我要给赤丸报仇！”

“对不起！”武士再次道歉道。

“我刚一出现，这条狗便冲我扑了过来，我就下意识地拔刀而出挡了一下。其实我并没有使用多大力量，但是还是由于惯性把您的爱犬给杀死了。”

“赤丸是条十分通人性的狗，它不会无缘无故地咬人的。”三四郎激动得说话都有些颤抖。

“不是的。确确实实是事出突然。大概这条狗也是吓坏了吧。所以才扑了过来。”

“撒谎！这条狗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这时友右卫门训斥一般地对三四郎说道：“怎么能说武士撒谎呢！不像话！”

三四郎听后立即把手里的木棒放了下来。

“请您原谅。这孩子平时是十分沉稳的，只是今天有些激动所以才口出不逊的。”

“不不不。应该道歉的是我才对。是我一时失手把这孩子的爱犬给杀死了。能不能烦请您和孩子说一说，求求情？”

“三四郎，到这边来。”

三四郎极其不情愿地后退了几步站在了友右卫门身边。

“矢太郎，你说是怎么回事。”友右卫门想从矢太郎那里确认一下双方说的到底谁是对的。

“赤丸往前跑着，刚转过这个弯，我听见赤丸先是发出几声重重的呼吸声，而后便是一声惨叫。当我跑过来看的时候，这武士已经把刀还鞘了。”

看来这武士并没有说谎。

“看来真是事出突然。”说着，友右卫门安慰般地把手搭在三四郎瘦瘦的肩膀上。

三四郎手里拎着木棍，把脑袋扎在友右卫门的腰间呜呜地哭了起来。大概是因为感到在赤丸的仇人面前哭泣有些懊恼吧，所以三四郎尽可能抑制住内心的巨大伤痛，尽可能地没有哭出声音。正因为如此，三四郎看上去更显得楚楚可怜。

“我真是做了一件错事。若是在下剑术再高明一些，也能把握好火候……真是惭愧之至。”

此人真是奇怪。在这个战乱不断的世道里，这武士却在不停地说着自己如何如何的没能耐。不过从其体格、言辞中倒确实透露出一些柔弱之气，给人并未留下太多的武士印象。

“我是一个人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的……武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在早春季节里山中常会有猛兽出没，所以才一不小心……

“在所难免。”友右卫门微微一笑。

“真是太好了。等着孩子心情稳定了，我再好好跟他道歉。”

“那么你是从何处而来？”

“哦，对了对了。真是抱歉忘记介绍了。在下井上清兵卫，由会津而来。”

“你是蒲生家的家奴？”

“正是。这个时候积雪逐渐融化，鸟井峰也无人把守。”

武士的这句话倒是切中要害。如果再过一段时间，蒲生家的人就很难进入越后领地内了。

“在下铃波友右卫门。”

井上清兵卫闻听不禁喜出望外。

“真是太巧了，没想到刚刚踏入越后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想找的人！”武士喜出望外。

“你找我？”

“这么说，这孩子是不是叫名古屋三四郎啊？”

“正是。”三四郎愣了一下抬眼看向武士。

“在下真是有眼无珠。”说着，武士单膝跪地叉手施礼道：“给三四郎请安！”

这时，武士解开衣襟，从脖颈里掏出系在绳子上的银光闪闪的十字架来。

“十字架……”三四郎愣在了那里。

“这是圣主的象征。”

“你是基督教徒？”

“是的。在下正是基督教徒。”井上清兵卫一边一脸严肃地说着，一边把十字架放回去站了起来。

“实不相瞒，在下原先在江户呆了一段时间，于去年年底时分回到会津时听说名曰铃波友右卫门之人带领着名古屋山三郎之遗孤刚刚离开会津，

于是便想一定要拜见一番，没成想大雪封山……而且松平家的手下还在鸟井峰设下关卡严加盘查，所以未能成行。加之其他琐事耽误了不少时日，直到今天才得以来到此地。”井上清兵卫一口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了出来。

“好不容易在此地相遇贵人，没成想却一刀杀死了爱犬，真是惭愧惭愧。还请海涵。”

“请问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

“并无特别之事。”井上清兵卫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只是同为基督教徒所以才想见上一面的。”

“可是在下与三四郎都不是基督教徒啊。”

“这个不用隐瞒吧。名古屋山三郎可是出了名的基督教徒。还有出云阿国脖子上不是也戴着银色十字架的吗？三四郎怎么可能不是基督教徒呢？”这武士说话有些强加于人。

“那么假如我们是基督教徒又怎么样呢？”

“这个越后国……不对，不只说越后国，六十余州、普天之下又有多少基督教徒呢？基督教徒齐心协力发展壮大教徒队伍不正是我们的使命吗？”

友右卫门从井上清兵卫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自己难以承受的强烈的热情。

“矢太郎，帮着三四郎把赤丸给埋葬了吧。”友右卫门吩咐完后想先把井上清兵卫领到庄助家中。

然而井上清兵卫却出人意料地说道：“是在下一时失手杀死了爱犬，还是让在下动手埋葬吧。”

说着，井上清兵卫把赤丸的尸体放到旁边一块稍微干燥一点的地上，转身刚要进树林去寻找挖土用的树枝，却听友右卫门说道：“矢太郎，去家里取铁锹来。”

“嗯！”矢太郎答应一声转身往家中跑去。

三四郎蹲在早已气绝身亡的赤丸身边，一边用手抚摸着赤丸身上的红毛，一边又抽泣了起来。

“真叫人悲伤啊！”友右卫门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才好。

矢太郎手里拿着铁锹回来了。同时，野笛出于担心也跟着过来了。庄助听了矢太郎简单的汇报后觉得没必要都兴师动众地出来，便呆在了家里。

“这位是不是野笛小姐啊？”井上清兵卫好像对什么都了如指掌一般。

“是的，在下铃波之妻。”

“哦。原来是这样啊。在下一时失手酿成大祸，请恕罪。”

大概是觉得同是基督教徒吧，井上清兵卫把友右卫门等人看成了同辈人一般。而从衣着打扮上来看，井上清兵卫怎么看都像是一名长者，并不像下级武士。

友右卫门接着问正在树林边上挖坑儿的井上清兵卫道：“你在蒲生家作何贵干？”

“我在书院谋职。”井上清兵卫一边挖坑儿一边答道。

“书院的人都要在江户吗？”

“不是，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呢。”井上清兵卫若无其事地答道。

“野笛夫人也同为基督教徒吧。”井上清兵卫反问道。

“我与三四郎都不是基督教徒。”

“不会吧？”井上清兵卫停下手转过头接着说道：“请不要对在下隐瞒啊。”

“没有隐瞒。三四郎确实说过等长大了要成为基督教徒，但是现在确实不是。”

“有件事儿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着，井上清兵卫又开始挖起坑来。

“这个国家的当务之急乃是与南蛮诸国携手合作。”井上清兵卫所说的这个国家指的乃是天下六十余州。

“荷兰、西班牙、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说到这里，坑已经挖好了，井上清兵卫把铁锹放在一边。

“三四郎君，接下来要举行爱犬葬礼了。”

“嗯。”三四郎不知不觉中对井上清兵卫已经没有了敌意。三四郎在和井上清兵卫一起把赤丸的尸体抬进坑里后，又止不住悲伤地抽泣起来。

“我听说第一捧土要最亲近的人来放，三四郎君请吧。”

“嗯。”三四郎捧了一捧土放到了坑里。

“矢太郎君。”井上清兵卫对站在一旁的矢太郎说道。

“还有您和野笛夫人。”清兵卫提醒道。

与其说是为了赤丸，倒不如说众人是为了安慰三四郎，纷纷一脸严肃地捧了几捧土填了进去。

“剩下的就让在下来填吧。”清兵卫小心翼翼地用铁锹把翻出来的泥土重新填了回去。看样子井上清兵卫是个十分细致的人。

“既然你们说不是基督教徒也就算了。三四郎君，上前祭拜一下吧。”说着，清兵卫把一根枯树枝插到小土堆前作为墓碑。

三四郎站在土堆前双手合十垂首默哀。

“刚才还活蹦乱跳呢。”野笛站在三四郎身后同样双手合十，为了不让清兵卫听见故意压低了声音对友右卫门说道。

友右卫门对井上清兵卫的话将信将疑。

清兵卫却丝毫没有发现友右卫门的心态，在等三四郎祭拜完了之后，

自己则规规矩矩地站在土堆前十分夸张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在友右卫门听起来清兵卫嘴里嘟囔的大概是基督教的经文。

“到了花开之时，再来奉上一束花。”清兵卫对三四郎说道。

三四郎含着泪水重重地点了点头。友右卫门感觉井上清兵卫的这句话像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一样。大概清兵卫是为了平复三四郎的悲伤心情吧。

不过友右卫门觉得大概井上清兵卫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性格。这种性格的人不管什么事情，哪怕是触怒他人，也会毫不在意地打个圆场过去。

野笛对此人的看法也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野笛已经明显表露出对井上清兵卫的厌恶感了。

第二章 背叛者